

【江湖再见】

看了许多法国电影之后,产生一个疑问:他们的电影里,为什么有那么多的“爱”?那个“爱”,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爱吗?

以法国女歌手伊迪斯·皮亚芙生平故事为主线的电影《玫瑰人生》里,记者向坐在海滩上的皮亚芙发问:“您对少女们有什么建议吗?”“爱。”“您对青年们有什么建议吗?”“爱。”“您对孩子有什么建议吗?”“爱。”

而在《巴黎故事》里,男主人公皮埃尔怀疑自己再也不能做爱了,他的姐姐爱丽丝立刻假装做社会调查,去他暗恋的女孩子那里,为他打探虚实,甚至打算穿针引线;教授罗兰一边以形而上的方式思考美貌为何物,一边不顾高龄给自己的女学生发去情色短信;菜贩毫不掩饰他被爱丽丝的美丽吸引,递上蔬菜的时候,也不忘记说:“它能使你脸色红润。”

还有《巴黎,我爱你》、《巴黎小情歌》、《只要在一起》、《我一直深爱着你》……在法国电影里,爱是头等大事,是第一要务,是判断一

爱,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

□韩松落

件事可为和不可为的第一标准,生活里的缝隙、窟窿,全都被这种散淡的爱意填满,干裂的领地,也被这种爱意浸润。电影里的男人女人们,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别人,要爱,要示爱,要落实爱。

他们为什么要用爱去解释一切,解决一切?爱对他们来说,到底意味着什么?

后来读到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的书《爱的多重奏》,这是他在71岁时接受一次访谈的文字稿。此时的他,清澈洞明,对这种“爱文化”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深刻的阐述。他所论述的爱,是爱情,但又不仅仅是爱情。人本来是单个的,以单数形式存在,而爱情,却让人从“一”变“两”,在这个过程中,人得打破自己身上的封闭,试着通过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世界。两个人的爱,是“最小的共产主义单位”,但这种形式,却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集体之爱的演习,让“从两个人过渡到人民”成为可能。

在他看来,爱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,得靠忠诚去维护,不停地表达爱意,“尽管在一开始就已经宣布,爱仍然需要不断地被重新宣布”。而这,显然需要巨大的行动力,需要不断激发自己身上的热情和能量,所以,他所谓的爱,或许不只是爱情,也不是所谓博爱,而是一种更朴实的态度:积极生活,去爱,去行动,去寄托,去反省,去剔除焦虑,去解决不安,去获得自由,去认识命运,去抵抗死亡,去积极生活。

装扮自己,是爱;维护自己的健康,是爱;经济独立,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,是爱;尊重自己物质和情感上的欲望,是爱;去山清水秀的地方远足,是爱;种植花草,是爱;接听朋友的倾诉电话,是爱;在微博上围观不公不义的事件,是爱。当然,爱情,也是爱。克服爱情中的障碍,弥补自己的缺陷,也是爱。

爱,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,积极生活,就是爱。

己,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却选择用废话或流行语代之,而不再用书面表达向挚友倾吐情愫或自拷灵魂。若长此以往,不知书信集这种文体是否会命在旦夕,毕竟王尔德或托克维尔的书信中不会出现“我晕”或者“呵呵”。

与我同一天生日的查尔斯·达尔文著有《进化论》,这部书在生物学方面具有真知灼见,但在人文方面也许不尽如此。当风尚潮流大张旗鼓地厚待和崇尚科技创新的时候,儒雅的斯文和对信仰的敬畏就往往被悄无声息地搁置甚至抛弃。当人们更专注于在社会与经济的变化中进取并占有一席之地时,人心也越来越多地被虚荣、功利和媚俗所累。当一个时代的特征从“节奏迅速”变为“行色匆匆”,从“量产高效”变为“千篇一律”,从“适者生存”变为“从众麻木”,谁能分清在暧昧的恍然之间,何谓进又何谓退?适者生存,而时代却往往被为数不多的“不适者”造就。适者生存,而生存却并不等于生活。不管因为何种原因,我倒乐得做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,“愚蠢”但却快活的“疯狂原始人”。

昼夜轮回,白昼过后必是黑夜,过好黑夜的方式取决于你睁不睁眼、抬不抬头、是否追逐光明;峰峦层叠,两峰之间必有低谷,经营低谷的方式,取决于你向上、是不是始终存有对阳光的渴望。

上苍制造欢乐的同时也制造苦难。制造苦难,是为了调剂和平衡生活,更是为了唤醒我们麻木的知觉——那些在白天不能拥有的视觉,那些在山顶消磨掉的勇气。上苍知道,每个人身上都有上苍特殊的恩赐,切换个时空,是为了培育和发掘。可惜,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番苦心。



悉

的

话

语,

“有

进

步,

总

是

要

有

牺

牲

的。”

很

长

一

段

时

间

里,

我

将

其

视

为

理

所

当

然。

用最平实无华但诚恳真切的句子,向我们讲述他偶然所见所闻的晨光鸟鸣、塘鱼跃动,却莫名的让我触动。在我看来,这位从未舞文弄墨的伯父比我父亲更像一位诗人。因为在我的印象里,诗人之称是一种勋章而非职业或者能力(就像“爵士”一样),代表着世人对此人浪漫情怀和雅居生活的认可。摒弃了平仄和韵脚,现代诗的门槛越来越平民化了,但诗人却未必能做到如荷尔德林所言的“充满诗意的栖居”。

“诗意的生活”并非这个时代飞速“进化”过程中唯一的遗珠。现代化机械可以在数月之内盖起一幢幢摩天大楼,却不会有人愿意为之驻足;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修建和三百年的悉心打磨,其中奥妙便经得起后人永世的膜拜与探究。工业化的完善和电子商业的竞争让书价越发低廉,以至于每当看到家中书架上摆着的一本本“装饰品”,我便自惭形秽;书籍的触手可得让现代人丢失了阅读二手书的乐趣,那种与前任书主时空相隔却心有灵犀的感觉就再也不会出现。信息时代和通讯技术给了我们无限话语权来表达自

象。无论是泰山、黄山还是庐山、华山,你不可能在哪个高高的山顶看见参天的大树,而所有的大树几乎都长在谷底,或者是地势相对低的地方。这现象不难理解,在山顶,不必努力长高,就可享受到充足的阳光;而在谷底,只有拼命地生长,才有享受阳光的机会。

自然和社会就是这样充满了辩证法。当你的人生处于暗夜时,那是上苍让你有机会看清白天不会看到的更遥远的风景,并以此来拓展你的视野,启迪你的心智。当你的人生处于幽深的谷底时,那是上苍让你有机会积聚成长和上升的力量。

的坐标,进而发现了这只天鹅的生理需求。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,工作人员采取了合理的措施:他们找来大剪子,把天鹅的翅膀剪短了。这样,飞机起飞的时候,天鹅就只能看着自己的“爱侣”升上天空而“束翅无策”。

剪翅膀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。对于眼下的这只天鹅而言,荷尔蒙决定一切。如何帮助这只天鹅释放多余的荷尔蒙,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

人生也有涯。同样,一只天鹅的青春期也是短暂的,它最终也要走向衰老。某一天,当它老去的时候,看着日渐西沉的落日,古道西风瘦鹅两三只……它会悲惨地想到:“这一生,竟然没有好好爱恋过……”

这是何等凄惨的场景——好在,机场的工作人员终于想出了办法。他们决定,找一只母天鹅来,不仅解决这只雄性天鹅的情感归属问题,而且连直升飞机飞行时的安全难题也给解决了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童年和少年时代,习惯了困窘和贫乏的生活。在我的印象中,一只天鹅的生死与一只母鸡的生死差距不大。我还记得,耳边曾经回响过一些熟

【若有所思】

退化论

□戴若曦

曾几何时,穿越成了大家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情窦初开的少女不是幻想嫁于古代帝王,就是期待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过去的情书。若要探讨穿越题材背后的社会原因,我倒是十分赞同伍迪·艾伦在《午夜巴黎》中所表述的观点。穿越狂热是基于把当下的不得志嫁接给时代的共性,给逃避生活的白日梦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。可是,相比起生活水平优之数倍的现代,过去又有怎样的魔力吸引我们“生活在别处”呢?其实,穿越题材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新鲜产物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欧美便有《时光机器》等科幻类的穿越电影了。只不过,讽刺的是,不同于现在的我们执着于回到过去,过去的电影往往热切地尝试通向未来。如此,若真的发生了时空旅行,让来自过去的访客看到我们绞尽脑汁谋划着“退化论”,不知该做何感想?

前些日子,我年近半百的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,词句或温雅或华美,确为文学佳品;只可惜他终日为凡俗红尘中的琐事而忙碌,生活倒与他的文字不甚相符。相反,我的一位非传统文化人的伯父

【人生随想】

灯火阑珊宜望远

□崔耕和

人是白天看得远还是夜晚看得远呢?正确答案是,夜晚。更正确的答案是,灯火阑珊的深夜。此时,你目力所及的不仅仅是牛郎、织女、北斗星,你还会看到许多如浮云般的成团成堆的星球,只是你叫不上名字来罢了。即便是在晴空万里的白天,最远你也只能看到太阳。而在深夜,进入你视野的大都是银河系的星球,它们比太阳又远了岂止千万、万万倍。

还有一个问题与此类似。同样的树种,同时种植,是种在山顶的还是种在谷底的长得高而壮呢?正确的答案应是谷底的。爬山的时候,你留心看看就会发现这个现

【窗外风景】

一只天鹅的爱情

□冯磊

英国泽西岛上的一只天鹅,两年前失去了伴侣。此后不久,它对岛上的一架直升机产生了兴趣,并产生了爱恋之情。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,这只天鹅在飞机的旁边筑巢并朝夕相伴。尤其是当直升飞机起飞的时候,它也翩然而起,欲与“伴侣”共同翱翔。

为了避免飞机起飞时发生惨剧,机场的工作人员为它剪短了双翅,并且努力物色一只母天鹅,帮助它结束这场跨种族的爱恋。

这则报道透露出的小小的温馨,让人不禁浮想联翩。

俗话说得好,“屁股决定脑袋”。言外之意,无非是利益的出发点不同,而结论也不同罢了。这句话,后来成为指向性很强的话语,告诉我们某些“砖家”偶说出蠢话的根本原因所在。但是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在提醒我们兼顾各方利益的重要性——既然大家屁股的位置不同,既然利益的出发点不同,为了避免南辕北辙,避免出现扯皮现象的发生,一大堆屁股冷静地坐下来,彼此交流一下就非常有必要了。

泽西岛上的机场工作人员,无疑是把自己的屁股挪了挪。他们先是伸长脖子研究了一下天鹅屁股